

農民與革命

N. I. ULIANOV 著

石 英 譯

上 海
滬 濱 書 局
發 行

目 次

- 第一章 都市勞動者底鬭爭
-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 第三章 富與窮，農村中的財產底私有者和勞動者
- 第四章 中農到何處去？到土地私有者或地主方面去呢還是到勞動者或無產者方面去呢？
- 第五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爲一切的人民——一切的勞動者獲得怎樣的改善呢？
- 第六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凡百的農民獲得着怎樣的改善？
- 第七章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 附譯後的幾句話 ——

以前只有學生去發起革命；但是現在呢，在一切的大都市上有幾千，幾萬的勞動者奮起着。他們常常與其各自的主人，工廠主，資本家作着鬥爭。勞動者發起罷工，把工廠底工作一齊的停止起來，要求增加工錢。要求廢止十一小時勞動，十小時勞動，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勞動者更要求改善他們的一切生活，他們有各種各式的希望，例如要工作場好好的設備起來；機械要用特別的裝置使不至危害勞動者底生命，不至使他們變成殘廢；要他們自己的兒女能夠進學校；有病的時候能夠在病院受診；要他們的住居不是狗窩一般的陋狹，而應是適於人住的房子；凡此一切都是他們的切身的希望。

警察干涉勞動者要實現這種希望的鬥爭。他捕縛勞動者，使他們坐監牢；不用什麼法律的裁判便追放他們到鄉下或西伯利亞去。政府則用法律來禁止勞動者底罷工及集會。但是他們對政府及警察官憲作鬭爭。勞動者說：我們百萬的勞動者已

經工作了一生，仍舊是像叫花子一樣；我們爲有錢人已經工作了不知多少，再不願意將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東西被人家這樣掠奪了去；我們要結合一切的勞動者來組織一大勞動者底同盟（勞動者黨），互相協力來獲得較善較良的生活。我們要獲得新的，較良的社會組織；在新組織之下，不許有富者與貧者的區別。一切的人們必須從事勞動。能利用共同勞動的成果的，不是有錢的人的小團體，必須是一切勞動的人們。機械及其他的完全的設備是爲使一切人們的勞動能容易起來，不是爲使一部份的人們富庶起來而犧牲數百萬，數千萬的民衆底幸福的。這新的較良的社會底名字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關於這新社會的教義就叫做社會主義。爲要建設這樣的社會而奮鬥着的勞動者底同盟就叫做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黨（用現代話說就叫做前衛黨——譯者）。社會民主黨公然的在世界底一切國家裏（除了俄羅斯與土耳其）存在着。我國的勞動者和有教養的社會主義者一塊兒也組織了一

個叫作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政黨（就是現在的俄國共產黨底前身——譯者）。

政府迫害着這個黨；但是，這黨是祕密地存在着。雖有一切的禁止，但仍發行着機關報與小冊子，且結成着祕密的同盟。勞動者不但開祕密的會議，而且成羣的冲到街頭去，飄飄起寫着“八小時勞動萬歲！自由萬歲！社會主義萬歲！”的旗幟。政府因此非常憤怒，要迫害勞動者。有時爲鎮壓他們調出軍隊來干涉。俄羅斯的軍隊已經在耶羅斯拉夫，聖彼得堡，里加，羅斯特夫·奈·東，慈拉特斯屠殺了俄羅斯的勞動者。

然而勞動者決不屈服於這些之前。他們繼續着爭鬭。他們說：我們決不怕怎麼樣種類的迫害，壓制，追放，屠殺，也不怕死；我們的運動是正當的；我們是爲勞動着的一切人們底自由與幸福而鬭爭着的；我們是爲要解放壓制和壓迫，爲要解放幾千萬，幾億的民衆底貧困而鬭爭着的。勞動者益發覺悟着。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數目在一切的地方

都增加着。無論怎麼樣來迫害我們，但是勝利總歸是屬於我們的。

農民諸君必須明確地理解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怎樣的人，他們的要求是什麼，及爲爭得民衆底幸福去幫助他們計，在農村應該採取怎麼樣的行動，凡此一切是農民諸君必須明確地去理解的。

第 二 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首先第一要想獲得政治的自由。而且在向着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底較良的組織去的爭鬭上，爲廣泛地使一切的俄羅斯的勞動者公然的結合起來計，這個自由是必要的。

那末，政治的自由是什麼呢？

要理解牠，農民先要將自己現在的自由與農奴制度相比較一下。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底允許是不能結婚的。現在，可以不要什麼允許

不允許，結婚是可以自由的了。在農奴制度時代，農民必須依村長所指定的日子爲自己的主人去勞動。現在，農民可以自由的決定到什麼主人，什麼時候，多少工錢去勞動了。在農奴時代，農民沒有主人底許可是不能離開自己的村落的。現在呢，若密爾（Mir，從前的俄國的村落共產體之遺制——譯者）允許他，若沒有滯納稅金，能領取旅行券，而且縣長或地方警察署長沒有禁止他出村，則他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去了。要之，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去的完全的自由，即遷移底完全的自由，農民是還不曾有着。農民還過着半隸農性的生活。我們在下面將詳述：爲什麼俄羅斯的農民還存在於半隸農的狀態之中，要怎麼樣方可以解除這種的狀態。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沒有地主底許可是不不得取得財產的；也不得購買土地。現在，取得一切的財產是絕底自由。（但是，農民還沒離開密爾之完全的自由，沒有處分自己的土地之完全的權利）。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且受過主人底笞刑。現。

在，他雖然還不曾完全的解脫了笞刑底苦痛，但已可不受地主底罰責了。

這樣的自由就是叫作市民底自由，家族中的自由，個人底自由及財產上的自由這東西。農民與勞動者有（雖不是完全的）營自己的家庭生活，做個人一己的工作，支配自己的勞動（即自己選擇主人），和處分自己的財產之自由了。

但是，俄羅斯的勞動者同一切的俄羅斯的人民從前是不曾有過自己去處理自己的一股人民的工作之自由的。像農民在地主底壓制下一樣的，人民在官吏底支配下也全然是隸屬性的。俄羅斯的民衆沒有選舉官吏的權利；也沒有權利去選舉那制定國家全體底法律之人們。俄羅斯的人民即爲審議國家的的事件而開一個會議都是被禁止着。沒有那班沒有我們的承認而君臨於我們之上的官吏底許可，——這恰如從前不徵農民底同意而任命村長一樣，——我們連印刷報紙及書籍都不可。關於國家底一切的事情，我們沒有在一切的人

們之前，爲一切的人們說說話話之自由。

像農民是地主底奴隸一樣，俄羅斯的人民到今日爲止是官吏底奴隸。像農民在隸農制度的時代沒有市民的自由一樣，俄羅斯的人民到今日爲止還沒有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就是指處理自己的一般人民的，國家的事件之人民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就是指有選舉自己的議員到國會去的人民底權利。一切的法律必須經過審議之後方許發布出來。一切的稅金及租稅必須由人民自身所選舉的國會來制定。政治的自由就是指人民自身有選舉一切的官吏，爲審議國家底一切的事件而有集會，不要什麼許可而能自由的發行報紙，書籍的權利之謂。

其他一切的歐羅巴的人民極早以前已經戰取了政治的自由。只有在俄羅斯與土耳其二國，人民還在薩旦(Sultan, 土耳其回教徒君主之稱謂——譯者)及沙皇底專制的政府之下過着政治的奴隸的狀態之生活。沙皇的專制政治就是指沙皇無制限

的權利而說的。對於編制和統治國家的事，人民是一切不許參與的。沙皇利用自己任意的，無制限的，專制的權力制定一切的法律並任命一切的官吏。然而沙皇自己當然曉得都不曉得俄羅斯的一切的法律及一切的官吏。沙皇連只國家中現在發生着什麼事情都不曉得的。沙皇祇不過承認數十人底最聰明的，地位最高的官吏底意志而已。無論自己怎樣希望，但一個人決不能統治像俄羅斯這樣大的國家。實際上統治着俄羅斯的不是一個的沙皇，——一人底專制祇能說說的，——而是最富庶的，門閥最高的一團的官吏。沙皇祇曉得這一官吏團願意給他曉得的事件。沙皇若背棄其宮廷貴族的一團是沒有自由行動之可能性的。沙皇自身就是地主，就是貴族。從幼少的時候起，沙皇一直就在這樣門閥尊高的人們之中生長起來的，而養育，教育沙皇的也就是這一輩子。沙皇關於俄羅斯的人民所曉得的事實只是關於這輩少數的宮廷貴族，大地主，能夠出入於宮廷之中的少數的大商人之

事而已。

在縣公署裏面，農民諸君定可看到描着沙皇的肖像的畫吧（現沙皇之父亞歷山大三世）沙皇對於去拜謁他的卽位式的鄉村的長老們這樣說：“你們聽從貴族會長的話就好了。”現在的尼加拉二世也說同樣的話。這就是沙皇們承認他們自己若不依賴貴族底援助，不經過他們底手是不能統治國家的事實。農民務須牢記沙皇所說的“你們要聽從貴族”這句話。更要明白地知悉凡是說沙皇的政府是最善的政府的人們都是對人民撒謊。這一輩人這樣說：在外國行着選舉制度，選舉出有錢的人，於是有錢的人做出歹事，苛待貧窮的人民。俄羅斯的政治是不依據選舉的；專制的沙皇處理一切的事情。沙皇比無論那個有錢的人及貧窮的人都聰明偉大。沙皇是公正不阿的，對於一切的人都是親近的，不問有錢的人或者貧窮的人都是一樣的看待。

這樣的說話——只不過是一種文飾之辭。一

切的俄羅斯人民都熟知了所謂俄國的政治底公正是怎樣一種的東西。他們熟知一個勞動者或農民能不能在俄羅斯的元老院中占一席位置。在其他的歐羅巴諸國，不問是工場底勞動者或是擔着鋤頭的農民都可參與國會。他們能在一切的人民之前自由的訴說勞動者底貧困狀態；且為改善生活起見，他們喚起了勞動者相互的結合與鬭爭。無論何人，不能使他們停止選舉議員的演說；縱令是警察，也不能觸怒他們。

俄羅斯沒有代議制度；不但有錢的人及有門閥的人掌握着政治，而且掌握着政治的人是有錢的人及有門閥的人之中的最卑劣者。宮廷中最能巧言花語的人們，最能阿諛逢迎沙皇的人們掌握着政治。政治是祕密地行施着；人民不曉得，也不能曉得準備着怎樣的法律，要新課怎麼樣的稅金，為什麼功勞要褒賞并轉任那種官吏，凡此種種人民都不能預聞的，無論何處的國家，官吏總沒有像俄羅斯那樣的多。而官吏像暗黑的森林一樣，壅塞

在朦朧的人民之前。若單是一個勞動者，則他將不知何時方能通過這個森林而到達到真理的。你雖向官吏去訴告收賄，掠奪，強制等的事情，然而只一件事也不得水落石出的。官吏做事底遲滯搪塞，縱令你請願數次也是一樣的沒有用處。沙皇一人底音聲是決不能到達到人民底耳鼓上去的。牠消失在暗黑的森林之中，窒息在警察底牆壁之內而不能再播佈到外面去的。不是由人民所選舉的，也不對人民負責任的官吏設着很厚的蜘蛛的絲巢；人民是動輒就遭遇這種蜘蛛巢，像蒼蠅一樣的悶擾着。

俄羅斯的專制政治是官吏的專制政治。俄羅斯的專制政治使人民像隸農那樣的從屬於官吏，尤其是在警察之下。沙皇的專制政治是最惡的專制政治。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能够理解為什麼勞動者要到街頭去飄飄寫着“打倒專制政治！”“政治的自由萬歲！”的旗幟之理由了吧。也能够理解為什麼幾千萬的貧農諸君必須支持并唱和都市勞動者底

戰鬥的叫喚了吧。像都市勞動者一樣，鄉村的勞動者及無產的農民斷不要懼怕迫害，不要怯弱於死底脅威及壓迫，也不要屈服於最初的失敗之前，須堅決的參加一切俄羅斯的人民之爲獲得自由而發生的決定的鬭爭，首先第一必須要求召集一切的人民代表者。使人民在全俄羅斯中來選舉其自己的議員！使此等議員開一最高會議來確立俄羅斯的選舉政治！使廢棄人民對於官吏及警察之農奴的隸屬！使對人民保證其集會言議的自由！

社會主義者最初所要的就是這些。他們底最初的要求就是要求政治的自由。

我們曉得政治的自由，選舉國會的自由，集會自由及出版自由不能一時的把苦難着的人民從困難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事實。使都市及鄉村中的貧窮人立刻就從爲富者去工作的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方法，世界上是一個都沒有的。勞動着的人民除依賴自己的力量以外是不能依賴任何他人的。勞動者若不是自己來解放自己的痛苦，無論何人都